

90岁的婆婆，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四五年矣，一直由公公及公公表妹照料。年初，病情愈发恶化，认知功能渐失，回归至婴儿期。整日躺床上，臀部起了褥疮。除了饮水，几乎不进食任何固体食物，瘦得皮包骨。仅仅月余未去，等再去探望，乍一见她，非常难以接受。人到了晚年，何以被病痛折磨至枯骸状态？我主张立即送医。倘这样拖下去，老太太怕是坚持不了一周。

到底将老太太送去医院。医生诊断为脱水导致的枯瘦，日夜输液。老太太奇迹般挺过一关，慢慢调理，重新自主进食。月余，出院，兄弟们去家继续轮流照护。

听家属言，在医院时，老头偶来探望，两个哥哥分别与其大吵。我问何因。家属说是两个哥哥埋怨老头没有将妈妈照顾好。作为一个极富同理心的人，当时的我还帮老爷爷讲话，也不能苛责一个92岁高龄的老人，毕竟上了年纪，何况也照顾了老太四五年，非常不容易了。

不过是家属隐瞒了吵架主因而已。一日，我去医院探望，二哥说出原委。婆婆娘家侄女亦常去家探望。一次去，发现婆婆额头上肿起一个

个觉醒后的乡下女孩，为了不当文盲，该要付出几多代价？我仿佛看见一个大龄女孩坐在一年级教室里的模样，放学后的她深陷无穷的家务里。深夜，当全家沉酣而去，一盏油灯下，一个孤独的女孩正埋首功课中。此情此景，真是令人心痛呢。这个勤勉的女孩顺利考上初中，整个人非常有灵性，深得老师偏爱。初三那年，女孩十八九岁了，被一位欣赏自己的老师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。

那人便是我公公。眼前这名师范毕业生一表人才，我婆婆相当满意。接着，婆婆以优异成绩考上一所化工专科学校。曾经，她好几次与我谈心，讲到过去恋爱岁月，是遗憾又包容的语气：你爸每次送我去上学，步行到火车站一路并肩有说有笑，但是，一到买票，他就拼命往后缩。

那个年代，一名小公务员的月工资应该不算少吧，仅仅几毛钱的火车票而已，也不愿给女友买？太没担当了吧。我非常疑惑：你怎么愿意嫁给他的呢。

婆婆总是说，自己理解他。乡下兄弟姐妹多，生活艰难，一发工资，三分之二都寄回家了，所以就抠嘛。二人恋爱期间，每逢寒暑假，公公骑车去婆婆家，车胎的气时不时被亲戚家孩子们偷偷放掉。连孩子们也看不惯他，这个姑爷太小气，每次来，糖果不带一个，我们要把他车胎的气放掉惩罚惩罚他。

这些，都是婆婆当着好笑的事情说出来的，颇有一点忆苦思甜的家风。婆婆一辈子挺崇拜公公的，送他一外号“老解决”。公公呢，确实智商奇高，一生热爱学习。甚至疫情期间封闭在家，他气定神闲网购一只葫芦丝，学习吹奏，自得其乐打发时间，丝毫不焦虑。还常劝慰我，不必思虑过度，人一生要学会随遇而安。

二

家属回忆起的童年场景，莫过于，放学回家，妈妈尚未下班，家门口总时不时蹲着一批批陌生人。他与这些陌生人一起等待妈妈回家，一问，俱是来自爸爸老家那个叫做“靠山集”的村子。妈妈毫无怨言，一批一批，热情接待，留饭留宿。

公公是一个非常顾家之人，兄弟姊妹五六，老大早早去了外省工作安家，身为老二的他，一在城市站稳脚跟，迅速带出两个弟弟，将老母亲乡下户口也转到城市。在他的安排下，一个弟弟任职于县城供电局，最小的弟弟十余岁便来到家里，由我婆婆照顾。公公这个么弟至今尊称我婆婆为“嫂娘”。婆婆说起，这个么弟刚来家里时，身上生着虱子，是她一点点想法子帮他驱除虫子。尔后，供他读书上大学，走了出去。

十余年前，每当婆婆向我回首往昔，公公不惜见缝插针大肆提供情绪价值并给予婆婆深刻赞美：你老婆婆是伟大女性哎，我们全靠山集人都知道她的。

在家属的童年记忆里，妈妈总是忙忙碌碌，下班急匆匆回家，烧好饭，当四个孩子狼吞虎咽着，妈妈又去洗衣服。大院里一口井，需打水洗



衣，搓衣板架在大木盆上，妈妈耸动着双肩洗啊洗啊……洗好后，再匆匆果腹，都是兄弟们吃剩下的饭菜了。一次，好不容易能与妈妈同桌吃饭了，懂事的二哥夹了一只鸡腿给妈妈，没为爸爸夹菜，还惹得爸爸生闷气……

四个孩子对妈妈一生的付出看在眼里，对妈妈的感情格外深厚些。如今，母亲因病回归至婴儿状态里，当他们听闻父亲竟将可怜的母亲额头磕出一个大包时，想必无比悲愤——这可是为父亲家族倾情付出一生的忍辱负重的母亲啊。感情上接受不了，于是大吵。

如今，婆婆从医院回家，他们兄弟仨排好班次，日夜守护。我一直替两位哥哥以及家属犯愁。生命力顽强的婆婆挺过这一关，余生尚有许多日子，并非一月两月，而是一年两年三年。有时夜里非常闹人，无法入睡。她孝顺的孩子们，一个个的，年岁也大了，怎禁得起这样的长久折腾？这种目前无药可解的病，让她消失了智力，再也没有了感知力。

家属每次回来身心俱疲。我一想到这样照护老母亲的生活没有尽头，还真是挺绝望的。

三

不得不写到公公了。

这位老人，平素处世聪敏大气，但，就是特别“护食”。我不知用这个词形容他，恰当不恰当。总之，他不爱多做菜给儿子们吃。每道菜，小碟子里一丢丢，口头禅无非是：做多了吃不掉浪费。

年节时，我们一家三口回去看望，饭桌上那盆汤的分量，仅仅足够我、孩子两人喝而已，何况五口人呢。如今，儿子们轮流回去日夜照护母亲。一日三餐的菜量，被他拿捏得死死的。

前年吧，二哥一个人前去照顾老母亲。勉强应付过午餐，晚餐几乎无菜可食，剩一点点在那里，二哥不忍下箸，只好剥生蒜佐饭。智力尽失的奶奶好奇：儿啊，你怎么吃蒜不吃菜？老爷子粗着嗓子冲奶奶：你不懂，生蒜杀菌，吃着有好处！

荒唐至极。我能理解几位哥哥的悲凉心境吧。日夜照护可怜的妈妈，身心俱乏，未了连一日三餐也吃不好。

这究竟是怎样的老人？自己年岁大了，吃得少，但儿子们正值壮年，是需要饭菜补给营养的啊。照顾

公公的亲表妹，去年有一次实在忍不住，向我悄悄倾诉，晚餐喝稀饭，半夜饿醒睡不着。我告知老爷子，你年龄大，消化缓慢，晚餐一碗稀饭可以，老姑才刚刚七十岁，怎能让她与你一起喝稀饭呢。公公最担心老姑离开这个家。他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，与这个小表妹感情亲厚。

十余年前，奶奶亲弟弟尚在世。大年初一，婆婆让我们去她弟弟家拜年，顺手拿了床底下两瓶酒让带去，老爷子瞬间不高兴，咕嘟道：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哦。

我惊愕不已：你的儿子们每一年节成箱成箱往家提酒，多得喝不掉，有的酒已经蒸发掉半瓶。一家人，何必分彼此。

这一两月来，老爷子大抵彻底伤了儿子们的心了。一向菩萨心肠的二哥对我说起老母亲，无比沉痛：你老婆婆封建思想重，一直把老头子摆在第一位，四个孩子都是靠后的。

婆婆这样的女性，虽有知识，但一直以丈夫为天。婆婆早年对我说起过，公公身体健朗的因素。一是童年家里富裕，未曾受过穷，丰富营养打好了底子。婚后，她一次次想方设法搞回紫河车给他补养身体。婆婆自小家穷，饱一顿饿一餐的，身体差极。她怎么就不晓得给自己补一补呢？紫河车，就是一味高蛋白。穷乏年代，足抵十余只鸡蛋吧。

这也是她的孩子们为她愤愤不平的因由吧。

婆婆健康的那些年。每逢年节，我们回去探望，珍馐美馔满桌。若我们提前电话说明日回家，她放下电话，急忙自冰箱拿出老鸡解冻，提前一夜，焖好一锅好汤。有时，小肉丸汤里还要另串鸡蛋花，蛋白质早已超标了。在她，总是一句口头禅：都是亲的热的，不给我孩子们吃好怎么行。

每次餐餐完一桌美食，临走还总要额外带上许多。尤其小孙热爱的食物，她倾其所有。当她渐渐病了，记忆一点点丧失，也苦于打理家中一切了。可老太太依然有肌肉记忆，常吩咐老姑：妹妹呀，你看家里有什么，拿一些给他们带上。

当老太太的病一日深似一日。一次，我们临走，老姑新拆一箱酸奶，拿出两盒给孩子。老爷子大叫一声：有零散的，你怎么还拆一箱。老姑好尴尬，翻着眼白不出一言。零散的，就一盒。那一堆堆一箱箱的，怎么就不能多给小孙几盒呢？你这样大叫一声，叫你表妹多难堪。我也算是心细之人，每每回去探望，必揣摩着购买二老爱吃的东西——奶奶热爱巧克力等一切甜蜜食物，爷爷爱食蹄髈等。

望着茫茫然看着我们的奶奶，我的心里唯余沉痛。

老爷子也许是一种心理类疾病，天生“护食”。没法子想。他唯一的孙女国外留学，每年回国的机票钱，都是他自告奋勇掏的。这个以万万为单位的钱，他偏偏慷慨，却不舍得花点小钱买菜给儿子们吃。世纪无解。

衰老，疾病，是我们生命中最后的功课了。



大包，一问才知，是“二哥”用额头顶的。公公在家排行老二，婆婆一直称呼他为“二哥”。婆婆侄女一直瞒着这件事，直至婆婆住院，方才对哥哥们提起这一茬，说公公不仅对婆婆身体造成伤害，也还有语言暴力。哥哥们听闻这些无比愤怒，遂与公公发生语言冲突。

婆婆对于这桩婚姻，真是付出一生所有，让人意难平……

公公是乡下富农家的孩子，不愿子承父业，通过刻苦读书，考上师范，进城做了一名小公务员。出身郊区的婆婆到了近十岁的年纪，依然渴望上学读书，一再强烈要求下，父母勉强同意，未了被嫂子嫉妒，大闹：凭什么小姑子去上学，我不能，家务谁做？婆婆承诺父母、哥嫂，上学一定不耽误家务。然后呢，放学回来的她，丢下书包，开始洗衣喂猪做饭，作业总是留待夜深完成。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，一